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整洋客



同盟會香港分會主持下的廣東革命軍事，及其他行動，在民國前五年丁未這一年，發動的大數最多，如正月潮州府城之役，四月潮州黃岡之役，四月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惠州之役，九

月惠州汕尾接械之役。下面是黃岡，七女湖，汕尾各役的實錄

民國前六年丙午，中山先生委任許雪秋爲國民軍東軍都督，主持廣東東路軍事。許雪秋在委任之前，在當地已經和會黨首腦做好連絡。當時饒平縣屬的黃岡，

是三點會勢力最大的區域，三點會的首腦是余丑，陳湧波，余通，許雪秋和這三條好漢已經打下了很好的交情。

那年的冬天許雪秋會和余丑，陳湧波余通到香港，會見香港分會會長馮自由，加入了同盟會。

第二年，即丁未那年，正月初旬，許雪秋即策動革命軍事，叫余丑進行，余丑於是在饒平縣屬的浮山墟地方，糾集了一千多人，準備進發，但因布置受了意外的

困阻，不能依時發動。因此中止。

當時饒平縣的知縣老爺鄭瑞麟接到這個情報，馬上向潮州道府稟報，請求設法防範，以免臨事周章。道府馬上派出專員前往調查真相，結果這個專員說鄭瑞麟的報道不實不虛。余丑在這有利的形勢下，地下工作更爲努力，只聽候香港機關部的命令，便能够發動一場革命軍事。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二)

蘇洋客



四月初間，黃岡的都可陸啓，同知密，接到一個情報，知到黃岡有革命黨人秘密開會，有所企圖，於是把這個情報告訴給上司勸州鎮總兵黃玉福，請求多派兵往黃岡緝拿。黃金福聞說，馬上在初十日派出守備蔡河宗，帶領人馬四十餘，前往黃岡駐防，在城甲關帝宮駐紮。就在這天晚上，北門外頂牆角站演酬神戲，鄉人從四方八面前來看戲，當時戲台前有西部軍士排足在翠綠裏面看戲，關帝廟女，引起翠綠不滿，加以劇烈攻擊。這些軍士寡不敵衆，跑回營里報告，說是碰到革命黨人，蔡河宗聽此，馬上下令拿人，

出動大批軍士去戲棚里搜索，結果拿去姓余的兩個人，說是黨人的父親和兄長，帶交協署究辦。

當時革命黨人已經籌備成熟，專等時機之到來，假使車火一到，他們就可以馬上發動了。不料蔡河宗捕去他們兩個黨人，激怒了他們，余壯和陳湧波馬上召集黨人到城外連厝基開會，商討救出這兩個同志的計策。當時大家都認正：如果個馬上去打蔡河宗，兩個同志的生命就會落在蔡河宗的手上。於是決定，不再等候計雪的到來，馬上召出黨軍一千多人，在十一日晚上，向協署進攻，蔡河宗也指揮所部應戰，打了一番，不分勝負。陳湧波建議分兵一枝，攻打城內各有關衙署，使蔡河宗首尾不能相顧。大家認可行，於是三面圍攻蔡河宗週旋，一面派兵攻打各有關衙署，勢頗然擴大，一時滿城風雨。

未完

四〇八、五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同知謝蘭芬沒有踪跡，大概是逃跑了。

這一段，革命軍方面的損失有限，只

兩人陣亡，十多人帶了傷。

黃岡克復之後，革命軍依照革命方畧的規定，先行布告安民，叫各商民照常開店做生意，剷除一切苛捐什稅，人民個個表示心悅誠服。

同時，革命軍也收繳了各有關衙署的槍械，總共收獲土槍一千有多，但都是殘缺不能再用的東西。因為軍火沒有補充，香港汕頭方面主持人員也不會趕到，把軍事進行停頓下來。

當時有人主張，一面閃電攻擊潮州，一面分兵攻肇韶安，到底因部署未定，不敢採用。

清兵備道沈傳義，對黨軍這樣浩大的聲勢，十分懼怕，已經携同家小逃跑到汕頭去，然後打電給督署周馥，請求派兵援救。



(三)

驚洋客

不久，城內各有關衙署的長官，不是跑就是死，不是就是給俘虜，協署頭門，也給革命軍放了一把火燒掉。而宗部處失掉根據，而且到處鬧出事情，全軍陷入不利地位，無能為力，於是實行向革命軍投降。

這時候，革命軍繼續展開攻勢，進入拓林司署，俘虜司署長官巡檢王福武，城守把總許登科，他們都給革命軍殺掉，罪名是抗命。都司陸啓，是一個身軀肥大的漢子，改用大枷，囚在別一房子。只有黃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四)

驚洋客



周馥接到急電，馬上下令統帶胡令宣，帶領第十二營人馬，另一路是水師提督李准，帶領親軍二營，撥備隊一營，迅速前往救援。此外，並拍電給閩督，請求派兵協助，閩督派出漳州鎮馬×帶領福安營備軍赴詔安堵截會攻。又拍電給總兵黃金福。黃金福責任所在，不得不帶領所屬部隊，在漳州要道扼守，準備斷殺。

黃岡一役之發動，事前完全沒有什麼預定，所以，被委為東軍都督的許雪秋，仍在香港，沒有到黃岡這邊，只得由余丑

出任臨時指揮。到十四日，革命黨人方漢誠陳宏生從汕頭趕到黃岡。大家認定陳生是許雪秋之助手，又暫時非等他做臨時司令長。又用孫文名義發出布告。整頓黃岡局勢，大致歸於平靜。

黃岡一役，發生於十二日，香港機關部到十二日才接到消息，那天香港各報已印有「單簡的報道」。十四日那天，許雪秋即帶領黨人十餘人，從香港往汕頭，轉到黃岡。黨人李恩唐，個人攜了炸彈七枚在汕頭登陸，其餘黨人分別到各地催促黨人響應，以壯聲威。其中有一黨人叫黃二，打算搭火車前往潮州府城，不料在車站給滿清警察查獲，挨官嚴究，不肯承認，終於為革命而犧牲。

到十四晚，革命軍方面接到情報，說黃金福把重兵放在漳州一帶，那里離黃岡二十多里，在海邊。大家要帶兵前往攻打，推陳湧游帶兵前往。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五)

繁洋客



在天曉以前，陳湧波的一部隊到達目的地，即為敵軍的巡邏隊發覺，馬上爆發遭遇戰。當時莊洲的林姓和港西各姓械鬥，林姓拿石頭建築炮台，擊斃槍彈。這時敵軍已經佔據了這座石頭造成的防禦物，向革命軍攻擊，陳湧波即時把部隊分成兩枝，冒死奮勇進攻，但是，因為地形不利，土炮又不能夠敵住洋槍，到中午，死十多個人，傷數十人。陳湧波的部隊於是打了敗仗。

但是，陳湧波仍然想辦法挽救，馬上叫蔡德前往黃岡請救兵，當時大家接到陳

湧波打敗仗的報告，人心有點動搖，余丑見情形不對，馬上向余宜晉，寧為國族犧牲，不為專制奴隸，部隊為之感動，也決死應戰，於是革命軍威復壯，由蔡德帶領人馬前往救援。

因為敵軍火器優良，火網嚴密，射程遼遠，蔡德覺得不是敵手，想出一條妙計，每一戰士都抱負一張「濕水棉胎」作為避彈工具，又拋下土槍，改用短刀，撲到敵軍面前，猛烈攻打，敵軍有槍也不能放，無法應戰，一時大為慌亂，快要崩潰下去。

不料正在這一緊要關頭，突然聽到一陣喇叭之聲，據說敵軍有生力軍到步，原來清方游擊趙祖澤的部隊，在堅灶動程，由水路前來，那快要失敗的敵軍聽見有了救兵，個個振奮起來，一陣反攻，和趙部前後夾擊。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六)

黎洋客



蔡德部的部隊在這不利的情勢下，重火又極劣鈍，火力射程不遠，死的傷的又有數十人之多，認為不能夠再打下去，於是下令撤退，敵軍於是佔據了麻頭峽，距離

實岡只有十里的路程。

十七日，潮州知府李象辰發出安民布告，在布告裏，可以看見一點事實，特抄在下面：「照得黃岡匪徒，形似猖獗，其實烏合之衆，遇戰則靡，無能任役，昨前兩日，黃岡門至井洲，以防勇三百名，敵匪三千，連獲勝仗，斬首二十餘級，槍斃二百餘名，並陣斬匪首余單眼即余二，牛擒匪首余大保之父余錢，刻下檳林平湖舖，三

時時花山均現以軍兵，通內下實，防營由大埔縣平節節進剿，李提督帶親兵並新練軍巡防隊廿八營，各輪將九屬土勇並本府新招一營，四關城內團練五百名，縣勇百名，均已成立，指日會赴黃岡，四面圍攻，將匪徒聚斃不遺餘類，爾居民商賈人等務須安生業，照常交易，切勿聽信謠傳，中心惶惑，倘有造謠生事之徒，囤積米谷，或將存款支取，違行遷徙，冀以動搖市面，從中取利，則是地方奸民，實於治安有害，一經查出，定即拿究，在郡候補人員尤不得違將家屬搬遷，及本自私行離郡，如違參辦，決不寬貸。除飭查外，為此出示曉諭。」

在十六日那天，雙方並無接戰，黃金福也不敢輕舉妄動，打算等廣州援兵到來，然後進攻。革命軍方面，余丑陳芸生陳湧波方漢城召開軍事會議，結果，決定解散，只留一部分退入烏山嶺。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七)

熱洋客

至於在十一晚俘獲的郝司降啓，降將蔡河宗，都願以革命大道理一番，予以釋放。

到晚上十六日

余等陳所波等一班將領，都跑往別的地方，在匆促之間，

失掉黨人名冊，給敵人尋出，因此，黃金福在十七日入城之後，即按址拿捕，一共抓去二百幾個鄉人，一個不留的殺斃，演出一幕黃岡大屠殺慘劇。

此外，距黃岡一百里的東江鄉，在

打仗期內，曾有鄉紳革命軍吃，黃金福認有一個委辦給清政府讀了也唔得革命軍

為包庇革命軍人，下令燒村，結果燒去東江在黃岡有門的經過，現在抄在下面。

的大祠堂和大屋十多間，無家可歸的慘不忍觀。

這時候，許雪秋、喬義生、查長知已經到漳汕頭，住在幸阪旅館，策動應陽揭陽惠陽潮安各縣響應，因為發現偵探在附近出沒監視行動，於是搬到角石醫院居住，不料十六晚就見到方漢城等從黃岡跑回汕頭，報告革命軍處於不利地位。

許雪秋得到黃岡失敗消息之後，仍然進行設法轟炸李準運兵輪船，再接再厲，但因敵方警備嚴密，無從下手。

因為形格勢禁，無可施為，於是許雪秋等一班人又乘坐日輪蘇州丸回香港，仍然在蘭桂坊居住。不久，余丑、余通、陳湧波一班人，也携同家眷坐帆船到香港來。

關於黃岡起難情形，粵督周應富時也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八)

驚洋客



竊查潮州府饒平縣屬黃岡地方，於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夜，猝被匪徒戕官據寨，即經署潮州鎮黃金福率勇馳往剿辦，臣接據署理惠潮嘉道沈傳義等電報，先行電飭鄰近附屬往堵剿，一面派提督臣李準酌帶水陸隊伍編進，並電查閩浙總督臣松壽撥隊防堵，數日間即行剿平，業將大槪情形先後電奏在案。

查黃岡地方，前明因防海盜，設有寨城一座，向駐副將都司同知數檢官，現在副將缺已裁撤，兵額亦減，不免稍覺空虛，該處距潮州府城並饒平縣城各九十里，

與福建詔安縣連界，素有三點會匪，迭經嚴緝，此拿彼竄，迄未盡絕根株，此次黃岡土匪起事，變起倉卒，據李準黃金福沈傳義等電稱，係外匪陳雲生勾結會首余丑（即記成）曾金全，余錫天及福建詔安縣屬白石鄉匪首沈牛屎，移嶺鄉匪首沈家塔等，先在詔安縣屬烏山饒平縣屬浮山，林等處拜會，本年正月沈牛屎等帶來魔球票布銀紙分給會黨，升刻偽示露帖，原圖搶劫已裁黃岡協署舊軍槍械起事者，內一時無險可乘，未敢蠢動。適於四月十一日警兵拿獲匪夥邱作張善二名，會匪張添賜告知匪首余丑糾黨打奪，經都司陸啓巡防營哨弁余河宗率兵將犯押入協署，匪衆圍攻，弁勇堅禦。至次日辰刻，子礮用盡，匪黨層至，焚攻益力，兵勇傷斃甚多，力竭被困。（未完）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九)

繫洋客



維時，番禺同知
謝明堅，城守把總許
登科，署拓林司巡檢
于繩武，各率兵差巡
警抵禦，奈時家兵寡
，援紿力竭，把總巡
檢登時被殺，同知被
虜，各匪遂佔據衙署
，焚拆關廠局所，搶劫
，將各路匪黨，逼脅
鄉民，串同外匪陳
禁生等，即於十四日
乘機入寨，將所刊偽
示填寫四月，妄稱大
明軍政都督府孫等字
樣，豎旗起事，分發偽
諭，勒索殷富銀米，
脅從頗衆，下寮東社
各匪鄉皆響應，漁戶
糾合外匪，載船而來，
分佔水陸兩黨，水路
據古樓山後，陸路據
寨，此當日匪黨

起事之情形也。

該管潮州府知府李象辰，饒平縣知縣
鄧世麟，集團固守府縣城池，分堵要隘，
署潮州鎮黃金福帶兵馳往距黃岡三十里之
井州，相機進剿，惠潮嘉清沈傳榮馳往汕
頭，保衛無洋商埠，並電請福建漳州詔安
縣府防堵。十三日府城巡警管帶官外委邱
煒，五品軍功林清，帶勇四名，前往偵探
，獨賊陣亡。

十四夜，匪撲井州，黃金福率隊出戰
，小戰，斃匪數十名。是夜五鼓後，匪大
股數千，分路包抄，我軍分頭接仗，傷斃
賊匪百餘人，賊勢少却。

十五黎明，賊分五路，水陸並進，適
巡防第九營管帶官趙祖澤繼至，督弁徐士
庶、陳德等，分路迎擊，爭先而殺，陣殺悍
匪百數十名，奪獲旗幟馬匹槍械多件，賊
衆退三里外之大澳山脚，佔住村房。

四〇八、十一

(未完)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十)

警洋客



我兵追擊，奪取大澳山，賊衆且戰且却，我軍悉力猛攻，相持至十五日戌刻，賊黨傷亡甚衆，我軍亦陣亡十餘名，受傷七名。正在酣戰之際，大雨傾盆，賊衆奔逃。是夜五鼓，我軍出其不意，奪取距寨數里之古樓山，賊死守不出。

十六夜，該道沈傳義，運開花炮子彈到營，正在拔隊追逼，賊衆棄寨潛逃，當即即分路進至東灶，毀其巢穴，直抵黃岡救出都司同知哨弁三員及勇丁二十一名。查明槍械盡失，並失去裁缺副將關防及同知

關防各一顆，並在賊巢搜出偽印及票布偽示板片軍火等件，其偽據示語悖逆，偽榜無姓名年月，偽示有都督府印字樣。

據提督李準言：據訊各匪並不能指出孫姓係何人，顯係匪首陳榮牛等附和孫逆，有蕭烟惑。此十二至十六等日官兵擊平各匪救出被虜官兵之情形也。

當匪氛初起之際，號召黨羽，勢甚披猖，後知大兵將臨，海面並有兵輪堵截，匪聞風胆落，井洲戰敗，古樓奪回，棄械紛散奔逃。

十八日提督李準督軍到境，聲勢大振，派兵會合追搜，殲匪頗多，各軍起獲槍械甚夥，黃金福馳至分水關，與編練軍官相見，查得詔安縣並無股匪竄入，居民安謐。

是役也，官軍接仗七次，殺傷賊匪五百名。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十一)

黎洋客



，仍飭四路搜捕，務緝根株。

查此次匪徒起事，該管文武不能先事預防，致出肘官據案軍案，斷咎甚重，相應請旨，將責任實同知開缺，署實同都司陸啓，調署饒平縣正任廣寧縣知縣鄭世麟，巡防營升哨督標候補千總蔡河宗，一併革職。署黃岡守備趙缺額左營

自該匪起事以來，六日之間即行撲滅，未擾村鎮，亦未擾及國境，地方一律平靖。該官匪首余昇第，擒獲正法，會命余榮生，余丑，余天錫等

左哨千總黃其壽，先尸另案革職，尚未交卸。此次復剿匪不力，應請從重發往軍台效力贖罪。該管鎮道府並不同城，例得免議，並一經開報，即行准兵援減，辦理尙屬迅速，擬懇恩施，免其議處。至拓林司巡檢王繩武，巡城把總許登科，鎮標拔補外委邱焯，五品軍功林清，爲匪所戕，死事慘烈，相應懇天恩，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一切善後事宜，責成該道府等，會同該鎮，督率營縣妥辦，並與福建文武嚴定稽查會哨之法，以期永保治安。遺失裁缺副將並同知各關防，設法查起，分別送銷換鑄。謹奏。

在這役發動之初，中山先生就寫了一信給香港巨商陳賡虞、陳席儒、楊西巖，請合力籌募十萬元，以作惠潮梅革命發動的餉項。這信從越南河內寄給馮自由，交中國日報陳少白辦理。(未完)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十二)

鯨洋客



因爲陳少白和陳廣虞陳席儒楊西幾友誼相當好，他在民國前六年丙午年初幫助陳陳楊設立粵漢鐵路股東維持會，反對粵督岑春煊爭取漢鐵路股東權利，所有計劃，都是他安排出來的，又因爲他主持中國日報，所以中國日報又像是粵漢鐵路股東維持會的機關報，因此，陳陳楊對他極爲信任。在中國日報給保皇會黨人控告時，陳陳楊都表示支持他，如果中國日報不能支持，他們便拿一萬塊錢向文裕堂購買中國日報，作爲對革命黨人的一種時報，可是，後來中國日報快要破產的時候

，陳陳楊並沒有實踐他們那個諾言，終於由馮自由，李紀堂，李煜堂集資買受，才不致落在保皇會黨人的手裏。中山先生和陳陳楊原是舊友，又因陳少白幫助過陳陳楊，所以寫信給陳陳楊，請他助餉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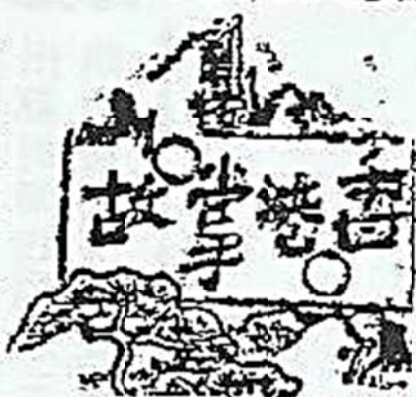
但是，陳少白認爲陳陳楊沒有革命認識，也沒有革命熱情，向他們籌餉，一定沒有結果，因此，把中山先生的信發回馮自由，不肯轉交陳陳楊。馮自由於是由中國日報直接送信給陳陳楊，中德忌利士輪船公司陳廣虞接收。

過了幾天，黃岡革命軍事爆發，廣東全省震動，馮自由見陳陳楊沒有回信，託李紀堂到德忌利士輪船公司探聽陳陳楊消息，不料陳廣虞說：革命黨起事，妨碍商務，殊屬笨拙，這次黃岡作亂，我們公司航務，大受打擊，這便是一個證據。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六(十三)

繁洋客



李紀堂見陳廣虞這樣說，只得回去報告，當時同盟會香港分會各黨人，都有同一見解，即：陳陳楊已經不踐協助中國日報的謠言，現在既不幫助，更公然表示反對革命，惹起人人憤怒，第二天，中國日報上面即發表一篇題為「民族與鐵路」的文章，痛切指出：「今天救國，實行民族主義才是根本辦法，根本如解決，其他枝節便可迎刃而解，爭路事件不過是枝節問題之一，有心救國的同胞，應該在根本上想辦法。」中山先生原以為他們一定幫助軍餉來接濟潮惠的革命軍，到這里才大

失所望。

至於黃岡之役，參加工作的革命黨人名單，經過調查，是下面這一班人：許雪秋，陳楚生，余丑，余通，陳湧波，吳金銘，劉龍蒼，余永興，薛金福，羅飛雁，黃偉齊，黃得勝，吳金彪，林繼松，謝明星，謝良臣，林希猷，喬義生，方漢成，張煊，郭公鏡，方次石，林偉侯，曾杏村，謝良牧，李次溫，李思唐，謝逸橋，蔣乾初，許瑞初，陳四，陳雨合，李子偉，蕭竹，吳東生，洪勝南，許佛童，黃二，張順，高壽田，陳二九，池亨吉，野長知。以上除最末兩個是日本志士，與乎吳金彪是江西人，喬義生是山西人，方漢成是安徽人之外，全部是潮惠人，分隸於潮安，饒平，興寧，豐順，惠來，揭陽，澄海，大埔，梅縣，普寧，陸豐各縣。據民國十七年調查，十分之九以上已不在人世了。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十四)

繁澤客



上面是黃州革命軍事官錄。現在我們繼續寫的是惠州七女湖革命軍事官錄。民國前六年丙午冬天，中山先生在南洋策動粵內各州革命軍事，潮州方面，派出許雪秋負責指揮，當時是打算使惠州方面同時發動，增大聲勢，使敵人無法阻礙，以求革命軍事之容易成功的。因此，派出黃耀庭、余紹卿、鄧子瑜三人，負責指揮惠州和陽江陽春各革命軍事。三人中的黃耀庭，在民國前十二年庚子發動惠州三洲田革命軍事之時，他爲革命軍打先鋒，極爲英勇，而且他和惠屬會一向來有很好的

關係，所以中山先生特選他爲副，擔任這一方面的軍事進行。

黃耀庭、余紹卿和鄧子瑜三人奉派任務之後，都從新加坡回香港。民國前五年丁未三月下旬，黃耀庭到香港，和汪精衛、鄧子瑜等住在卜環普慶坊機關部，沒有多久，陳少白便到機關部報告，粵省警察方面口知借黃耀庭到港活動，叫黃耀庭注意，黃耀庭聽說，馬上離港回香港，回新加坡去。他在香港時，曾向馮自由領去公費一千二百元，一工作也沒有表現。

余紹卿是兩陽（陽江陽春），綠林豪傑，因環境關係跑到南洋去，中山先生認爲這人有用，特派他回粵，指揮陽春和惠州的革命軍事，是年三月上旬就到了香港，向馮自由領去公費一千五百元之後，即返回內地，可是以後就沒有消息。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十五)

緊洋客



這道，剩下來只有一個鄧子瑜，終始不渝的去負起他的担子，完成他的使命。他是惠州歸善縣人，生就一副俠義的氣概。他一向在香港星洲之間，經營旅業，惠州各屬的會黨，如果鬧出事端而要求往南洋避關的，都由他做東道，招待一切。他的朋友陳佐平溫子純，也是經營旅業的，和內地的會黨也聯絡得十分緊密，鄧子瑜簡直把他們作爲左右手。

丁未四月，潮州方面革命軍事喧張，鄧子瑜把握時機，要在惠屬發動革命軍事，遂爲內應。他在香港激出陳純黃明，

孫德三人，分別在歸善，博羅，龍門各處，分三路起事，便敵人手忙腳亂，結果只有一路能夠及時發動，這就是七女湖之役。

七女湖距離惠州府城二十里，是歸善縣屬一個著名的墟場。陳純林旺孫德三人，召集了若干會黨，在四月二十二日，突然爆發軍事行動，首先向清軍防營攻打，取得大批槍械，打死好幾個巡勇和水軍巡船哨弁。二十五日繼續進攻，悉尾守軍望風而走，革命軍接二連三，打下了楊村墟三達墟等地方。二十七日打到相塘，清兵起而接戰，革命軍把他們的哨弁殺死，逐二撤城。跟住是分路進攻入子爺公莊各處，各地會黨及時到來會師，力量雄厚，聲勢大振。當時惠州城大爲震動，人心惶惶，惠州府和惠陽縣兩城商量，打電報給廣州的督務處請救。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十六)

緊洋密



電文是這樣的：

「營務處憲鑒：惠州向稱盜藪，近因欽潮匪事，歸勢博羅土匪潛圖蠢動，警報迭聞，今日辰刻，距府城二十里，土名七女湖，水巡扒船被劫，斃勇奪械，該城被掠，聲勢頗張，並聞由港澳逃來及村鄉伏莽者，數以千計，府城營勇四散，城內兵單，人心惶惑，伏乞迅速撥勇即日馳赴城內，以鎮人心，而安商業。惠州府縣兩城商會叩。」

當時惠州府陳兆棠也打中電給粵

督，請發救兵，因此，粵督即調出駐惠各路督勇東路巡防各營管帶洪兆麟李麗振吳鑑等部隊，前往抵禦，後來仍恐怕兵力不足，又調新會右營守備中路巡防第十營管帶鍾子才部隊，前往接應。

那時候，革命軍祇有二百多人，橫掃水口橫瀝三徑蕉浦各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五月初二日，洪兆麟部隊到達了八子爺地方，給林旺一校人馬，不過五十人，從山上邀擊，洪兆麟抵擋不住，給槍彈射中，跌落馬下，部隊非死即傷，損失甚大，李麗振鍾子才各部隊，也不堪一擊。栗甲曳兵而走。

廣州方面接到敗仗消息，大為震動，粵督馬上再叫水提督李準，把攻打黃岡的部隊，從汕頭調往惠州救援，順道在灣頭登陸。(未完)

(十六)

黨洋客



這場戰爭，革命軍打得十分出色，和清軍混戰了十多天，忽然而來，忽然而去，清軍防營頗有疲於奔命之感。可是，廣西方面的革命軍事未能成功，別處革命軍

事又不能發動去牽制敵軍，彈藥又不復充足，決不能作持久戰，因此，鄧子瑜也從香港派員到前線指示策應，於是七女湖的革命軍就放棄戰鬥，撤退到梁化城附近村莊，把軍火埋在地下，然後宣佈全師解散。這一革命軍事結束之後，將領之一的陳純，回到香港，因為廣東方面暗中派到

就與他介紹到新界屯門方面的李紀堂，暫時居住，過了相當時日才叫他回南洋去。

至於鄧子瑜，因為是這一事件的首腦人物，以香港政府所知，是年五月初九日，給華民政務司勒令離開香港。

另一將領孫程。在民國前三年已西多矣，又從新加坡回香港，秘密轉入瓊州，後來又再到香港，就給清政府向港政府提出控訴，指他犯了擄劫之罪，給當地警察逮捕控之於案，革命機關方面曾聘請律師為之辯護，經過幾個月的審訊，結果失敗，給判決引渡。他給解回廣州不久，就給廣州置於死地了。

關於這次革命軍事，經過情形，見之於清政府官吏文電報告的，共有三件，現在抄在下面：(未完) 四〇、八、廿一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十八)

緊洋密



惠州府陳兆棠對
於軍事有電報給總督
我：一頃據洪李兩管
帶稟報，二十七日由
相城拔隊跟追，午刻
到入于爺城地方，匪
徒百餘人，不持槍枝
，先登山埋伏，我軍
追至，匪亟放槍拒敵，標下等督率弁勇，
分投剿剿，各團練陸續接應，四面攻擊，
鎗彈如雨，砲戰至四，匪漸弱，隨隊隨退
，由山仔一帶沿山逃竄，標下等仍督隊窮
追，務期撲滅，計當場擒獲匪數十名，
斬獲匪徒首級三顆，擒獲匪石胆佛一名，
獲有快槍七枝，小槍六枝，快槍尖刀

旗各一面，小令旗一面，上書革命軍都督
朱令字樣，鴨毛扇一把，匪銀千餘元，
該處地勢險阻，匪徒負山拒敵，我軍奮勇
前進，被匪拒斃勇五名，受傷三名，督隊
窮追，隨後獲匪再行竄解外，先將獲匪石
胆佛並斬獲匪目首級等件匪旗鎗械等件，
由何千總培清解府呈驗等情，查此股匪並
經先飭督帶由响水馳赴堵截，匪黨若由
博羅之順河執賊增城等處，亦必堵擊窮追
，本日由吳統帶撥隊，由博羅之湖鎮馳
赴一帶會同追剿，如何情形，容後續
報。不棠稟院（二十九）

博羅縣知縣入稟省級長官說：敬啟者
，粵照土匪梁匪珍梁光等，近由香港潛
回，圖謀軍事，稟報卑職將防拿辦，以
及七女湖水陸營被傷各情，迭次稟陳鈞
鑒在案。至於匪踪，採分龍門博羅等處，
竟敢先敢博羅而後大舉，

丁未革命軍事紀略

(十九)

警洋密



追水雨即黨首貴林等十三名。仰朝憲威，按名傳辦，知卑縣已有防備，始各驚散。其七女湖股匪，先經卑縣稟報本府關督兜拿，一面商請東路巡防第五營吳營長往清鄉營勇抽集追捕，該匪徒從七女湖竄至赤尾楊村，三連新塘一帶，旋由柏塘八下爺等處竄來縣城，新坡廣洞响水鄉圍剿十堵聚，各營追及接仗，又與廣鄉營之匪埔而去。竊以此次匪勢雖甚猖獗，現以大兵雲集，分路剿辦，似不難即日撲滅。但聞羅山附近之處，又有署匪黃寧瑞梁春秋等糾集潛匿，亦經會商中路巡防第十營鍾管帶才，於四月二十日督隊往捕，除將搜捕情形隨時探

稟，一面會同營汛嚴密防外，理合稟報大人察核。再，縣城民心現尚安定，足紓

憲廑。又據廣州報載：粵督周馥於清政府電報，報告香港總督及應將革命黨領袖驅逐出境，務來得新開將標兵自香港電告：「革命黨首鄧子瑜，與港官勒令出境，本月初九日派差押赴鴨家輪船，六點鐘引星加坡。一周馥得電，隨即打電駐新加坡領事防範：一星加坡孫領事：密，孫當頭目鄧子瑜，引外匪到馬六甲滋事，而犯訊有確據，已商港官將鄧匪逐出，於五月初九押赴鴨家輪船，六點鐘開行往星加坡。望留防範。一初十日周馥並致電外務部說：「外務部長，昨港督已將孫致文明日鄧子瑜押上輪船送星加坡矣。至孫致文未在前，聞港官云：如十岸亦必驅逐。至前聞孫致文在河內，請大部密商決使，告越督逐，不知有回信否。近探得越南貴女革命黨三人，私人兩廣邊界，欲到三那密事，併聞。覆。」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

慈惠洋客



革命軍事之進行，其成功與失敗，主要在於物力，人力反居其次，因為經過相當時期之鼓吹，人力已與日俱增，不愁無人可用，只愁無軍火使用耳！因此，革命領袖 中山先生民國前五丁未春天，已經和日本人實野長知擬訂計劃，打算從日本方面購買大批軍火，費用商議，秘密運到廣東沿海某幾個港口起貨，接濟進行戰鬥的革命軍。不過，因為地點不容易選擇，經過週詳考慮，還不能實行。後來想在香港新平縣屬的洲港，後宅港，屬盤港三處擇一卸卸，供應許雪秋這一枝兵馬使用，又因為黃岡革命軍事突然爆發，時間不

能配合，沒有進行。後來又想在香港的白龍港起貨接濟王和順在三那的部下，但王部所在地距離日本的水程還遠，每有進行，又要先派人向越南河內機關部報告（因 中山先生駐在那裏），由機關部議定，然後轉囑香港中區日報，再四告實野長知，輾轉傳達，恐怕時間上也不能和王部配合，因此也不能成議。

後來，黃岡革命軍事和防城革命軍事都宣告失敗，許雪秋向 中山先生建議，說海豐縣的汕尾港，距離汕頭香港兩地都很近，交通方便，兩地革命黨人又衆多，接應容易，可以選擇汕尾做停船接應的港口，如果軍火到步有了日期，他可以先行召集海豐各鄉土人，因而接城，爆發革命軍事。中山先生對於這一建議，極為贊同，於是叫實野長知在日本方面進行購買軍火並租賃商船。（未完）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一)

驚洋客



革命黨在日本購買軍火事宜，完全由萱野長知負責，香港機務部選定「汕尾」做起卸軍火地點，後，萱野長知就在「年（丁未）五月初七日從

香港坐船回日本去活動。二十日便從長崎打電報給香港的機關部報告，說購買軍火和租賃輪船兩件事情，都已經有了辦法，隨即應款前往應用。香港機關部接電報，即由馮自由撥款一萬日圓，交正金銀行匯交長崎豐屋轉交萱野長知。

萱野長知在日本活動了三個多月，奔走於東京神戶長崎之間，由當時實藏，三上

豐與，剛出九一西郎等幾個人幫他的忙，也相當忙碌。結果，向軍火商購買，明治三十八年村出式快槍二千枝，附槍附帶子彈六百顆，和槍頭刺刀革裝等配備，另有日本刀五十柄，將校所用軍刀二十柄，短槍三十枝，每枝附帶子彈一百顆。大響鼓聽見，萱野知為中國革命友人購得大批軍火，也贈獻極古的寶刀三柄，以壯行色。

上面那批武器，在當時價值相當可觀，先交付一萬日圓，餘款由山下汽船會社主人三上豐與担保清償。至於租賃輪船，也由三上豐與幫忙成功，輪船叫幸澤丸，載重二千八百噸，所有人是日本紀州和歌山縣的藤岡幸十郎，由山下汽船會社租用。當時幸澤丸恰又和三井洋行訂有運輸煤炭前往香港合約，萱野長知和三上豐與為節省費用起見，特叫幸澤丸船長把那批軍火順道載到汕尾起卸。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二)

蔡洋客



當時，幫助中國革命的日本人，願意招幸運丸前往戰地效命的很多，除荻野長知之外，有安平伍一（陸軍大尉），前田九二四郎（宮崎寅藏弟），金子克己（長崎東洋日之出新聞社長），三原千尋，松本壽彥，望月三郎等。到六月中旬，荻野長知再打電報給香港機關部馮自由，叫他馬上找一個熟悉汕尾地勢的引港人前往日本，指導幸運丸航行，以免誤事。許雪秋負責指揮汕尾起義和接收幸運丸運來的軍火，在大七月間，已經派出工

作人員許佛宜，范煥香，杜鶴松，李士偉，吳金彪等，分頭進行，到八月上旬，已經布置停妥，預計幸運丸的軍火一到，就能夠召集海陸陸陸沿岸近萬會黨，聽候指揮。

這時候，荻野長知再打電報給香港，說軍火和輪船都準備好，引港人要馬上派來。當時恰有革命黨人鄧長麟，要在八月十三日往日本，馮自由就乘便要他攜帶引港人陳二九等前往神戶，交荻野長知調遣，並且，和荻野長知約定。在軍火離開日本之前一天，再打電給香港報告，然後由香港通知汕尾，由汕尾方面黨人，派出大漁船二十艘，在汕尾海面游弋，準備接收軍火，並約定幸運丸在夜裏進港，用紅燈為號，因為在日間入港會引起當地官方注意，影響進行也。（未完）



九月初二日，董野長知又打電報給香港機關部，報告軍火約初五日到汕尾，請即準備接應。香港機關部於是通知許雪秋，許雪秋在初三日才和劉思誠（即柳聘儉）

譚劍英等前往汕尾，因為那時香港汕尾間每天有定期小輪航行，水程不過幾點鐘，朝發夕至，用不着急急前往。但是，許雪秋在那天早上上船的時候，忽見清方的碼頭總兵吳祥達的偵探在船上，認爲不妙，馬上轉回岸上，只叫劉思誠等先去，他自己改遲一天，到初四早才搭船前往，不料此一着之整，全屬爲之粉碎！

人，初二日從長崎搭船返港，初六日就到汕尾海面，但是，海上一只漁船的影子也看不見，停了三點鐘之久，才見許雪秋坐了一只小船到幸運丸探聽消息，這時董野長知等一班人已經弄得萬分焦急，一旦許雪秋，就沖擊他處理不妥，叫他馬上派大船來收軍火，許雪秋說：再過幾點鐘，一定有大船前來接應。說罷，趕忙掉回。

但是，這時汕尾沿岸聚集了觀衆一萬多人，因為許雪秋召集會黨，圖謀起義，傳出風聲，又見有日本商船泊在海面，更爲奇怪，因此聚在岸邊觀看究竟。清方的總兵吳祥達，也得接過一種情報，已經飭令所屬嚴爲防備。又汕尾碇石海面原有小兵艦一艘駐泊，艦長也奇怪汕尾海面會有大船停泊，即時駛到幸運丸附近監視。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四)

緊洋害



查野長知見清方的艦艇已經注意他們的行動，而許雪秋的大號漁船又不開到接敵，打算駛到別的地點，等晚上再回到汕尾海面等候。但是，幸運丸船長主張直駛香港，然後再想辦法，因為幸運丸原本租與三井洋行運煤，並不是專為他們運送軍火的。倘因此發生意外，怎可以向三井洋行問話呢？查野長知也曉得這次幸運丸的運軍火，原是一種友誼行動，不是僱用性質，無權命令船長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只好聽由幸運丸到香港。

幸運丸去香港後，許雪秋縱派出大漁

船去接載，也無法接載了，無法挽回失敗的情勢了。這時有人向許雪秋建議，趁各地革命黨人聚集汕尾，乘時發動，前往捕獲清方總兵吳祥達，因為吳祥達的部隊裏，也有若干是革命黨人，倘若趁勢發動，他們必能響應。但是，許雪秋沒有接納這一建議，大家也就離開汕尾，回香港而去。幸運丸在初七日開到香港，鄧慕韓和陳二九即到中國日報報告運械失誤經過情形，馮自由馬上召集胡漢民、查野長知、定平、前田、金子、三原、日下、溫子純、曾節夫、曾儀卿等一班人，到堅道七十二號機關部，開軍要會議，討論補救辦法，結果，選擇惠州的平海地方為第二次起卸軍火地點。原因平海是位於香港汕尾之間的一個海岸，交通相當便利，而且，當地土人，多數隸屬三合會籍，曾節夫曾儀卿叔姪們，又早已在當地拜盟立會，對會黨情形和地方形勢，又相當熟識，可以叫曾氏叔姪負責去做點工夫。(未完)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五)

緊洋客



中會機關先搭小輪前往平海，召集會黨，準備接收軍火，另由曾節夫溫子純二人負責在香港方面招募五百人，前往平海接應，估計率運丸在香港起卸三井洋行的煤炭，三天便可完畢。在那時候，即由曾野率領各黨人搭幸運丸前往平海，和岸上黨人，裏應外合的起事。

計劃既定，即由馮自由撥款給曾節夫，曾節夫，溫子純等，趕往各地策動。誰料初十日上午，駐香港日本領事忽打電話給山下汽船會社經理，叫他到領館去。告訴他：港督接到軍督電報說有一艘日本

船替革命黨載運軍火一批到港，請代查明予以扣留，你們公司有沒有這一回事呢？經理就把情形告訴領事。領事說：載運軍火違反港例，警察方面已經進行偵查，將來必發生麻煩，宜即叫幸運丸離開香港，經理聞說，馬上通知幸運丸船長照辦，那時候，三井洋行的煤炭還不會完全起卸呢。

這一件事情，連曾野長知也不知道，因此，趕不及叫幸運丸把軍火照預載到平海附近海面起卸，幸運丸于是把軍火載回日本，事為日本警察當局知道，將全批軍火予以扣留，毫無辦法，革命黨方面固然損失，三上豐夷所受牽累更大，因為他既然負責保證清償購買軍火的款項，現在又要負責承受幸運丸未能起卸第一批三井煤炭，兩項合計，損失極為重大。

這次計劃失敗之後，惠潮方面革命軍事也因而停頓起來。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六)

緊湊密



許秋在失敗後跑到新加坡，黃野長知司日本，胡漢民和池亨吉往越南，許佛靈跑回香港，不幸給滿方官吏匪徒他和盜案有關，給拘留性究，但結果他打贏了官

司，回復了自由。

同年冬天，革命黨人溫子純和林瓜五向馮自由報告說：澳門有一個姓柯的商人，以私運軍火為生，最近從日本購買了一批軍火，並且僱用一艘商輪，把軍火載到澳門，然後由澳門轉入內地販賣，第一次私運成功，賺到了一筆很大的錢，所以，現在又作第二次進行，據說，這一次私運

的，是利田式槍一千枝，快要運到附近澳門的離界海面起貨，我們大可以設法把這批軍火奪取過來，作為我們起事之用。

林瓜五這個情報，自然可以相信的，因為他是香山著名綠林林瓜四的弟弟，林瓜四死後，部隊全由林瓜五率領，常有軍火交易和姓柯的發生接觸，所以他這個情報決不是假偽的。馮自由聽說，就叫他負責奪取走私軍火，等他們的軍火到達澳門附近，就指揮部隊向運輪的輪船攻擊，奪取所載軍火，然後馬上駛到香山的鏡山附近，供給發動軍事的革命黨人使用。

這一事件籌備得頭頭是道，但是，後來再要劉林瓜五一個消息，說姓柯的運來的槍雖然有一千支，但槍彈只十萬顆，每槍僅得彈一百顆，而且，他的起卸地點並不是離界而是澳門，還有葡國人為他包運。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七)

繁洋客



馮自由聽說，馬上召集馮子純陳佐平二班人，開會研討，結果，大家認為：槍多彈少，不能作實戰之用，況且，起卸地點是在葡界海面，容易惹出交涉，而林瓜

五的部隊，其勢力範圍又祇在華界，種種障礙，實在不宜進行。因此，搶奪軍火的計劃，馬上取消。

到第二年正月發生的二辰丸事件，就是在澳門海面發生的，因為清方軍艦在那

火，就是革命黨人計劃奪取的軍火，後來有人傳說二辰丸事件和革命黨有關係，這是錯誤的。

汕尾接收軍火失敗之後，中山先生從河內寫信慰勞查野長知，全函抄在下面，查野先生閣下，前月聞閣下駕經返港歸日本，因有書寄三上君，並與閣下述械事，諒已達覽矣。頃得精衛兄來書，乃知閣下以關於東事曾以西十一月廿六日電問，而此間回電不明閣下有不釋然之點云云。查西十一月廿六日得精衛電，其文云：「一選電已收否，昨到當偕鄧往各地運動，今乃居無聊，且未得來書，欲回東，如何辦法，祈詳電！」當接此電時，以為精衛自述在星無聊，不指他人，而十二日此間曾致一電與精衛，其文云：「日本來函必欲派一人回東，以維報局，而安人心，已與克展兄詳譯電復，公等勉支報事，精衛等準西年底回東，籌款如何，電復。」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八)

繁洋客



故廿六日電所謂
回東如何辦法，亦即
以爲精衛問題，自己同
東整頓軍事，維持東京
國體辦法，遂致留東與
精衛云：「一俟前往及
得款，即可再商回東事
動，故未回東，一其
時亦得精衛星加坡書未回，德本居滯待急
。」所謂近事複雜，無關運動者，乃指在西
所圖之事複雜變幻，而進步甚少，無能有
益於精衛之經濟的運動，故未與精衛書也
，今得精衛最近來書，乃知前電係爲閣下
而問，原有一置久居無聊，且未得回
書欲回東」云云。「置久」二字重誤作
「今乃」，詞意不明，遂致兩俱誤解，
殊出意料之外，此間若不按精衛此次來書

，尙不明此書閣下而發，而精衛至今尙
尙未明此書之旨之意也。幸於此間閣下
精衛代作之書，其時已了然於東事之失
敗，其責任全在許雪秋一人，夫閣下之任
務，以能使軍械歸還至目的地，即爲完全
無誤，而許氏乃遇事會變，偵候不明，不
知有兵艦，可備不周，不能僱備大船，報
告不實，（指李子蔚之報告曰船），以致
雖已運送到目的地之軍械，而仍不得其用，
故曰其實任全在雪秋一人也。而且雪秋關
於辦事至此已二度失敗矣！伊自乏條理，
而其左右如李子蔚林鶴松等才尤劣下。故
此後各事不敢復信用於雪秋，而軍械處置
問題乃其他之事，即弟實欲閣下一來河內
面商辦法，故至精衛書云：「還款及軍當
遣宣鄧同來。」即係欲閣下商辦東城
務事，而所以待款者，則因閣下來函述及
吉田等回東之措置及再來之方法，均非得
有數千金以上之款，則各節問題均難解決
之故。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廿九)

繁洋客



弟見精衛在西貢運動頗稱得手，以爲運亦易得手，而萬元之款不難，豈一得而邀閣下同來，則可相籌東事之辦法，而軍械可得其落，而精衛到退，籌款不多，自返返，星加坡，寄來十一月二十六之電，以爲精衛自言歸東，既經電後二日，精衛再來一電云：「查得電決即回東，」此「得電」云云，猶疑爲閣下別得東京之電，而不信爲傳此間之電也。是以此間於前得閣下星加坡電時未作置者，以爲各事非面商不能妥善，而渴待精衛之歸款於還有便，且以爲精衛自返必經星加坡而

復返河內，則良晤不遠，無待覆書，及精衛於還所獲不多，星加坡不數日，而遂得閣下歸日之電，尙以爲日本東京或神戶有電催閣下歸，故始作書寄三上及閣下，而前此未嘗覆書者，則純以上述之理由，而絕無所疑於閣下之行事者也。雪秋權責在接收軍械，而舉軍於惠潮，閣下之權責在於運輸軍械至於目的地，雪秋既不能接械，而其所經營之地點亦復不能再舉，則事實上其權責已歸消滅，閣下運輸至目的地責任無虧，然以運回日本之故，因而更生新權責，但解決如何歸入日本及如何領收之問題，非弟智所能及，惟有聽閣下次度之報告，而弟所急欲聽之。又其介紹魯乃閣下與胡宮之再三，以許行既不可阻，又必強邀閣下去，因慮許氏言不歸實，許湖行謂「到星加坡費野君一切費用我均任之」，而胡不信也，故爲閣下作書致張陳等，使爲東道主。

丁未革命軍事與香港

(卅)

整洋客



其因言閣下保與許氏來電云，亦未知軍械輸入領收之能安全否，若既得安全領收，則乞以電報知，現時經濟問題雖未解決，然欲商由日本運至澳門附近之海面，由他人請負轉至目的地，如此則日船之再度運來無何等危險，其事較易，今雖未商定何處海面地點爲中途第一次接收之處，然望一得日本之消息即電知弟等，俾易於商妥爲如何再來他舉之計劃，以復所係託於閣下之事正多。閣閣下更爲鼎力賜助是幸。專此即叩候安。弟孫文謹啓。十二月廿六日。

又，這一次失敗，各方都說是許雪秋籌備不妥，但是，許雪秋的宗旨仍然十分堅決，要雪野一同前往南洋籌款，再行起事，將軍走的時候，中馮自由和胡漢民兩人寫信給南洋革命黨人陳炯明等，原意抄

在下面。

整補，永福，子麟，子瑜諸兄均鑒，啓者，東江經營之事，海內外矚目，而功成九伐，忽遭意外，爲人力所不能抗者，以致始終，其詳細可由雪兄親自報告，殊足痛惜。雪兄等氣力不爲之折，誓爲拖土重來之舉，即彼機關雖有所阻，而大勢依然，未嘗敗壞，所欠缺者，則計再圖之經費，日本同志黃野長知對此度會吾黨之奮力經營，犧牲甚巨，而未觀成功，亦誓不生還漢國，因與雪兄同遊南洋，俾爲經濟之運動，企集腋以圖之。蓋恩潮之事，今雖暫停，而前功未廢，況得戰陣之事如雪野等以爲助，黃野君外尚有日本陸軍大尉士官數人，黃野君曾在東三省日俄之戰爭時代，屢與民衆聯合，頗能勝俄兵。其成績當出於期望之外，吾黨有志光復者，斷不因一次之小挫而灰，加以異國之人發覺盡力如是，尤足生其興趣，所望諸兄盡力之所及而輔助之，漸事關於大局至重，而可否再圖，純經濟問題之解決，弟等不勝盼盼之至，專此敬請候安。弟馮自由胡胡胡胡胡。 (完) 一九二二